

端午飘香

□孟丽英

在我的家乡,人们把端午节叫做五月节,吃粽子也是近些年才广泛流行的。从我记事起,五月节就是去村外的大沙垅子上骨碌鸡蛋。小时候,五月节这一天父母都起得特别早。父亲去园子里采来带着露水的艾蒿,折来几支柳条,柳条上系着母亲叠的五颜六色的纸葫芦,和艾蒿一起插在门框上、锅台上、窗台上,屋里的柜子上也要放几根。据说五月节门框上插艾蒿柳枝可辟邪,屋子里放艾蒿一年都不生虫子。这一天母亲总是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地洒上清水。整个房间里空气清新艾柳飘香。

母亲把一大盆煮好的鸡蛋放在桌子上,叫我们姊妹兄弟起来。火红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我们一群小伙伴欢天喜地的奔跑在出村的小路上。路两旁是一片片绿油油的禾苗,各色小花在草丛中静静地绽放,有几只鸽子划过头顶的天空向远处飞去,清新的微风里流淌着甜润的气息。蓝天白云碧水青山,走出村口穿过一片小树林,眼前是起伏连绵的沙丘。小伙伴们欢呼雀跃你追我赶上高高的沙垅子,掏出带来的鸡蛋,小伙伴们跃跃欲试要来一场骨碌鸡蛋的输赢大赛。鸡蛋从高高的沙垅子上滚下,有的刚到半路就被别人的鸡蛋给撞碎了。被撞碎的免不了几分沮丧,索性剥皮吃了。那个得胜的孩子得意地追逐着他的鸡

蛋连带爬地跟下去了。坨坡下有好多推着自行车卖小吃、卖冰棍的小贩。因为过节,平日再吝啬的父母这一天也要给孩子几毛钱。孩子们围着小贩一圈一圈转,摸摸这个,看看那个。他们一定要认真的、合理的花掉兜里的一两毛钱。一毛钱能买两根冰棍呢,村西老李家小买一根冰棍拿在手里舍不得吃,就慢慢地舔,舔着舔着化了半截掉在地上“哇”一声哭了起来。前院的小花聪明,她拿着一根冰棍咬咯咯,咬咯咯快,只剩下棍了,也舍不得扔。记得那天母亲给我们姐弟每人两毛钱,我花了一毛五分钱买了汽水,剩下五分钱攥在手心里,一直攥着,生怕一不小心弄丢了,直到回到家交给了母亲。童年的日子很清贫,但童年却是每个人一生中难忘而美好的时光。

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头顶上,大人孩子你叫我,我唤你地招呼着回家了。一年又一年忙碌奔波的庄稼人也没忘记过每一个重要的节日。尽管这是一个农忙时节,大地里的青苗锄完头遍待铲二遍。可是,这些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也会给自己放个假。有的扶老携幼去外面踏青去沙垅子滚鸡蛋凑个热闹,生活总要有个仪式感,日子是一天天过的,就要乐乐呵呵地过。做一顿好吃的,一家人开开心心过节。

小时候,父母每年过五月节那天都给我们做油炸糕。头几天母亲就开始张罗磨黄米面,过前一天晚上母亲把黄米面放进锅里炒,炒出面香味后用大半开水和好发酵。父亲早早在院子里搭一个小炉台,劈一堆木柴待母亲再次把黄米面饹好,父亲麻利地把小炉子点着。母亲把一个小铁锅放在小炉子上,从屋子里拿出一小桶珍藏许久的豆油倒进热锅里。母亲熟练地将一个个小面团放进油锅里,金黄金黄的油炸糕让人看了就流口水。我们远远就闻到油炸糕的香味,入口香甜酥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油炸糕。几十年来,我走过很多地方,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母亲给我们的油炸糕好吃。

岁月如梭,转眼已是年过半百之人,父母也早已离开了我们。过五月节的美食数不胜数,各种口味的粽子摆满餐桌。这一天,我们习惯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采来艾蒿,折来几根柳条捆一把艾蒿,系上五颜六色的葫芦插在门框上、灶台上、窗台上、柜子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幸福快乐地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宽敞明亮的房间里艾香、柳香、美食飘香……



六月的情怀

□犁夫

六月 尽情歌唱的是儿童的歌
那是稚嫩的声音
茁壮着绿色的血脉
沿着一条小河
总有一朵朵浪花顺势走来
与这个季节呼应
还有一片片云
在头顶拉出丝滑的飘带

仰望星空
总有说不出的感慨
凝视脚下
却发现羊肠小路上
还有我意想不到的意外
蒲公英开花了
小伞把远方分成若干节拍

重拾起鸿雁的呼唤
稻田里把一场又一场梦
一棵一棵移栽
遗忘的曲调
仍旧以羽毛的方式
叙说飞翔的存在
环绕六月
还有许多故事没有讲述
就用一场雨问候待放的花海

六月 给鸟鸣的天空涂上色彩
给诗和远方一个交待
一个是奔波
另一个是意外
拼命追赶太阳的人
也能找到树荫的关爱
原凉一场暴雨
也原谅旷日的干旱
让惊飞的鸟雀自由自在

掏不净六月的密语
在一块草地找宁静的花
以及蝴蝶的耳语
用久违的歌词
诠释葱茏的生态
抚摸岁月的细节
在疼痛过后
找出与疼痛有关的心跳
连同六月淋湿的愿望
赋能另一种期待

奈曼赞歌

□代婉莹

你是回荡在沙漠中的古老歌谣
古老的史书,诉说着你的岁月悠长
大漠的长风,拂过燕长城的枯草
盘旋的雄鹰,驻足在青龙寺的灵泉
契丹的尘烟,飘过龙化州的城池
清时的明月,曾挂在王府的长廊
叫来河的水,映彻过陈国公主的红装
诺恩吉亚的歌,在科尔沁草原回荡

你是扎根在大漠中的倔强怪柳
平沙茫茫,锻造你的独特灵魂
明清的烽火,肆虐过你的肉体
军阀的铁蹄,践踏过你的身躯
辘辘的战车,碾压过你的胸口
无情的雪灾,冰封过你的血液
而你,历经磨难,百折不回
乘着改革的春风,焕发了自信的荣光

你是腾飞在九天年轻的雄鹰
让古老的土地,神采飞扬
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
碧绿的田野,果蔬飘香
宝古图沙漠,国际竞技的赛场,
神奇的麦饭石,守护无价健康
采油井架,耸立在沙海之上
经济转型,奏响生态的乐章

勒勒车悠出欢快的长调
马头琴拉出悠扬的歌谣
祝酒歌唱出经济崛起的自豪
敖包祭火点燃梦想实现的骄傲

你看 那天边的鸿雁
正飞向灿烂的朝阳
奈曼儿女把汗水交给希望
把辛劳交给梦想
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
用一腔火热的祝福,书写家乡崭新的辉煌

穿越季节的鸟声

张晓庆

鸟声总在
我冥想的时刻穿越季节
尤其在我孤寂的日子
鸟声会重新回到故乡
凝作一片云
含情脉脉遥望着远方
感谢鸟儿
替我捎来故乡的消息
叫我学会如何
用一只鸟的歌声
擦亮尘封已久的眼睛
以及心灵

故乡呵,倘若我的心
是一只在你
胸腔筑巢的鸟儿
那么我怦怦的心跳
就是季节的另一种鸟鸣



关于艾叶的记忆

□吴晓雪

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家的端午节是没有粽子的。但是会采摘好多的艾叶,奶奶会在那一天煮好艾叶蛋,大量的艾叶摊在那儿,像给小姑娘编小辫似的编成好多个麻花辫,一缕一缕地挂在屋檐下。一部分细细地艾绒下来,摊开了阴干,然后仔细地装袋,留起来日后用。奶奶每年还会装几个细细长长的枕芯儿,当然也是要晾干了以后。那种枕头有一种淡淡的香草气味,刚枕的时候觉得有些呛人,奶奶就说这种枕头可以防蚊虫叮咬,我就建议奶奶给我的脚也做一个,还有我的胳膊、腿也需要,因为可恶的蚊子总是会袭击我熟睡中身体裸露的部分,搞得人又痒又痛的。奶奶被我逗笑了,说给你做个艾绒褥子和被子呗,那样就没有蚊虫咬你了,可话这么说,奶奶却一直都没给我做。

每一个端午的早上奶奶都会在门头挂一缕艾草,晚上的时候会在屋子里点一缕艾草熏烧,还会煮艾叶水洗手洗脚,似乎是在告诉蚊虫,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了。

艾叶蛋有一股淡淡的草香味,奶奶用五彩线编了一个小兜兜,端午一早就把它挂在我的胸前,里面只能够塞一只艾叶煮蛋,奶奶说不能即刻就吃了的,要四处去转转,让那艾叶蛋着了风吹、日晒,等太阳升到当脑顶了,再剥开来吃。我鸡啄米似的点头,可每次一跑过了围墙转角,就急不可待地把艾叶蛋吃掉了。

端午节的午饭奶奶会做艾叶包着的饭团,蒸一种一层肉末、一层囫囵个的蛋,细细的一层虾皮、香菜末和几滴香油,让一小盆肉末蒸蛋成了主角。奶奶也会很计划,几个人吃饭便有几个一倍的囫囵蒸蛋,不多不少,配着清香四溢的艾叶饭团,和味道有些怪怪的甜汤,总能让人吃得风生水起。

采摘艾叶却是几天前就开始了的,因为奶奶每年都要存储很多的艾叶,蚊子多的时候要点了熏蚊子,蚊虫咬之后要煮水去洗。头疼脑热的时候也会熏洗,腰腿疼的时候也会用来煮水。我奶奶简直把她采摘来的艾叶当作了神药,哪不舒服都会最先想到艾叶,也会最先用到艾叶。

在那些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奶奶的艾叶没少为四邻们排忧解难呢!

可是煮蛋和艾叶饭团的艾叶却是端午当天采摘的,天还没亮就要出发,清晨的露水会把采艾叶之人高高挽起的裤脚都打湿。

慢慢的,端午前后就有了卖艾草的人,细细的几根艾草扭成一缕,从起初的几毛钱一只卖到现在的两块钱,城里的人或许到了林中或草地都不认识艾草呢,所以也就随便的买一缕应景,有的人艾草是买回家了,网上查一下,哦!挂在门头可以辟邪,就找个胶布粘在门头,过几天焉了,随手就摘下来扔掉了。

除了艾叶蛋之外,我总是垂涎别人家的粽子和凉糕,那种粽叶淡淡的香味吸引着我,看着人家黏手黏嘴的把那糯糯的一坨坨黏来吞掉,还吐出几个小巧的红枣核来。



鹭影仙姿

李陶摄

我无比沮丧地跑回去,眼泪汪汪地跟奶奶说我想吃个粽子,我奶奶就有些为难了,她从来没有包过粽子,家里也没有粽叶,那时候也根本买不到粽子。奶奶从抽屉里拈了四个一分的钢镚出来,我马上就忘了粽子的事,跑到大门口去等骑着自行车、驮着木头箱子的卖冰棍妇女了。

可到了晚上,我奶奶却变戏法似地做出了一碗江米红枣艾叶粥,加了砂糖的粥甜甜的、黏黏的、凉凉的,非常好吃,我无比显摆地端着我的特制的黏粥,跑到院子里的大石

头上慢慢地享用起来,遇到那些写满渴望眼神的小朋友,我就小心翼翼地挑起来喂她(她)们一小口。

端午的夜是淡淡艾叶熏香的夜,大人们摇着蒲扇聊着属于大人们的话题,孩子们则比着手上、脚上的五彩线、笑着、跳着,盼望着接下来阴雨的日子自己手上或脚上的五彩绳能第一个松散开来,随着那蜿蜒的雨水,游到遥远的大海去……



王老汉搬家

□向萍

满了桃树,每逢春天到来,粉红的桃花次第盛开,芳香扑鼻,宛如世外桃源,勤快的王老汉还在后山建起了100亩果园基地,脆李,柑橘,樱桃……成了王老汉的发财树。

“住得好好的,啥都方便了,又要搬家,哎……”王老汉心里,真的是一百个不愿意。

王老汉是个念旧之人,老房子里有着太多舍不得的情怀和故事。前几年,王老汉的么儿子在开州区城有建起的楼房,多次邀请王老汉搬进城居住,可倔强的王老汉说啥也不愿去。他舍不得小山村,舍不得脚下的这片土地。

正想着,山边又走来一群熟悉的身影,走在最前面的是副镇长小李,这段时间他成了王老汉家的常客。小李远远看到王老汉,热情地打着招呼,“王叔叔”“王叔叔”喊得格外清脆。

小李镇长挨着王老汉,一屁股坐在地上,从随身带的提包里摸出一张规划图,慢慢展开,细细给王老汉讲起来。

“王叔叔,你看,高铁是从这里穿过去的,等高铁一修起,以后你半天就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到广东看你孙子的话,几个小时就到达……”小李镇长笑着说。

“我一把年纪了,还有几时能跑那么远呢?”王老汉瘪瘪嘴。

“王叔叔,修高铁是开州一件大事,我们必须支持,就像之前修公路,要不是大伙齐心协力,哪有现在这样方便的出行呢?你老有哪些想法,哪些困难,都尽量给我们说……”小李镇长攀着王老汉的肩膀,继续聊着。

王老汉听着听着,眼前突然回放过去去修公路的画面。那时和平村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一条毛毛路,坑坑洼洼,下雨天全身泥,家里养的猪,还要几个人抬出去

卖,后来修水泥路,村里最出名的“扯皮筋”因为占了他家的地,坚决不同意,经常堵工捣乱,搞得大伙背地里都“恨”死了他……好在老支书出面做工作,如今,村里修起了沥青路,产业路,下雨天走在脆李基地,也能不湿脚……

正想着,王老汉的电话响了,是王老汉的孙子浩儿打来的,浩儿大学毕业,最近新认识了一位姑娘,俩人正在热恋中。

“爷爷,你什么时候来广东,看一下你的孙媳妇哦。”浩儿调皮地邀请爷爷。

“爷爷早就想来看看,你晓得,我晕车,坐一回车当小死一回……”王老汉说得可是心里话,他活了将近70岁,还从没有翻过大坝口。

王老汉晕车程度确实无人能赶,就是坐车到县城,都会晕得云里雾里,吐得翻江倒海,坐车简直像要命一样,所以,王老汉最好的出行工具不是走路就是“摩的”。

“爷爷,你怕坐飞机,又不愿坐汽车,那只有坐高铁,高铁好,不晕车,听说老家正在修高铁呢,以后我们回来看您,那就方便咯……”孙子在电话里一个劲地说。

“高铁高铁,又是高铁……”王老汉抬头,望了望远处拆房掀起的阵阵灰尘,依稀中,他似乎看见高铁从山洞穿桥而出,呼啸而来。

“再舍不得,也要舍,如果都不舍,高铁哪能修得起来呢?”王老汉暗暗想着,他缓缓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拍拍身边的小李镇长,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走嘛,签字,明天搬家。”

